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十一回 趙永珍屍場鳴冤 彭縣令邀請義士

話說彭公那日審問魏保英移屍之案，忽聽有人喊冤：「求大老爺替小的報仇。」彭公舉目一看，見那人年約六十有餘，身穿月白布褂褲，白布襪青鞋，面皮微黃，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眼，準頭端正，沿口黑鬚鬚，跪至案桌前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冤枉！」彭公說：「你有何冤事，趁此實說。」那老兒說：「小人姓趙名永珍，在夏店街上東頭居住，務農為業。小的有一男一女，連我夫婦四口人。我兒十八歲，在學房讀書，我女兒二十歲，尚未聘人。我兒趙景芳常在學房內住，本月十三日那一夜沒有回家，到第二日也未曾回家，小人各處去找，並不知下落。今天見老爺在這裡驗屍，那正是我兒子趙景芳，不知被何人所害，甚是可憐！小人斗膽冒犯虎威，叩求老爺恩施格外，替小人拿獲兇手，報仇雪恨！」彭公說：「你起來把你兒的屍身領去，暫且停放一邊，候本縣拿獲兇手，替你報仇就是！」趙永珍領屍身下去。彭公說：「馬清、杜明，急速鎖拿胡鐵釘到縣聽審。」二役答應下去。彭公帶魏保英回三河縣，將他收監，然後拿醉鬼張二。彭公到了衙門，進了內宅，與兒伺候老爺吃了飯，天色已晚。到了次日，天明起來，早飯已畢，傳三班人役，伺候升堂。

馬清、杜明說：「胡鐵釘不在左府之上，並無這個人。」彭公一想：「左奎乃是此處一個財主，有幾張呈狀都是告他。我前次去夏店私訪，路遇趕腳之案。這一件事，必須要親身前往，又怕那夏店街中，有人認識於我。」想罷，就叫三班捕頭杜雄。

杜雄上堂，給老爺請安。彭公說：「杜雄，你去到大道李新莊，把白馬李七侯請來。」杜雄答應說：「是。」自己下堂叫伙計們備馬，轉身上馬出城，直奔大道李新莊來。到了莊頭下馬，來至李宅門首。杜雄一瞧，家人李忠正在那門外站立。杜雄說：「李老爺，煩你通稟，有三河縣內杜雄來給七太爺請安問候，現有話說。」李忠說：「是。你在這裡坐下，我去到裡邊回稟一聲。」說著轉身走入院內，來至書房，見李七侯抱著自己的兒子，名喚李雲，年方三歲，生得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。

原來李七侯自把他胞弟八侯帶至家中，細勸一回，又指教他半日，他也回想過來，自己悔過，從此閉門度日思過，永不敢再作非理之事。那綠林中友人，有金眼魔王劉治、花面太歲李通、白眼狼馮豹、小太歲杜清、小軍師馮秦、雙刀將李龍、藍面鬼劉玉、赤發瘟神葛雄這八個人，要往山海關去逛一趟。

李七侯一想，綠林中哪有壽活八十歲的？雖說是偷富濟貧，行俠仗義，總有損處。我從此閉門謝客，永不見人。這一日在書房抱著李雲，見家人李忠進來回話，說：「外面有三河縣捕頭杜雄前來請安。」李七侯說：「請進來。」那家人出去，把杜雄請到書房。李七侯站起來說：「杜賢弟少見哪！」杜雄請了安，說：「七太爺，我今奉老爺的諭，叫我請你老人家到衙門，有要事相求。」李七侯說：「縣太爺今天叫你來叫我，他乃父母官，我應當前往，無奈有家務纏繞，不能分身，煩你回去說，我實不能遵命。」杜雄說：「七太爺不去，怕老爺還差人來請你，莫若一同前往。」李七侯說：「你在此吃完了飯回去，我實不能一

同前往。」杜雄見李七侯真不能去，吃飯已畢，告辭回衙而去，稟明老爺。彭公說：「你拿我的名片，再去請他。你就說本縣公事在身，不能前往。」杜雄拿了名片，又去到那大道李新莊，才把那李七侯請來。七侯說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有禮。不知老爺呼喚，有何面諭？」彭公說：「夏店有個左奎，外號人稱左青龍，此人名氣何如？」李七侯沉吟不已，暗思這一段事情：「叫我如何設法？左青龍乃是一個無知之人，我要不看他的叔父，早把他管教一番。今日縣太爺訪問他的行為，其中定有緣故。」想罷，說：「老爺要問那左青龍，乃是一個無知之人。問他有何事故？」彭公把眾人告他，我私訪，此時已接呈狀及驗屍之事，從頭敘說一遍。李七侯說：「老爺要傳他，費了事，他倚仗人情勢力，他是索親王義子，無所不為。依我之意，老爺用穩妥之計，把他請來，先把那原告傳到聽審，然後問他。」

彭公說：「馬清、杜明，你們拿著我的名片，去把那左奎給我請來。」二役答應下去，急速至夏店東後街左青龍的家門首，說：「煩你們通稟一聲，就說有三河縣捕頭馬清、杜明前來拜訪這裡莊主。」門上人往裡邊走去，左青龍正同那胎裡壞胡鐵釘、盧欠堂先生兩個人吃酒。家人來報說：「今有三河縣的捕頭馬清、杜明，要見莊主，不知見否？」左奎說：「請進來。」

家人出去，到了外邊，把馬、杜二位帶進了大廳之內。馬、杜一瞧，是正大廳五間，東西配房各三間，北上房之內有條案，條案前一張八仙桌子，一邊一把八仙椅子。東邊椅子上坐著一個人，正是左青龍，身高九尺，面如紫醬，兩道環眉直立，二目圓睜，四方口，沿口黑鬚鬚，身穿青綢縐長衫，藍寧綢套褲，內襯藍褂，足登白襪青雲鞋，三旬以外的年歲。西邊椅子上坐著一人，年約五旬以外，面皮微白，尖嘴猴腮，兔頭蛇眼，身穿白夏布大褂，足登白襪青雲鞋。下邊椅子上，坐著一個瘦小

枯乾、相貌平常的人，他就是胎裡壞胡鐵釘。二位班頭一瞧，說：「莊主，我們奉了縣太爺之命，拿名片來請您老人家。」左青龍一聽馬、杜二人之言，問那盧欠堂先生說：「此事我去好還是不去的好呢？」盧欠堂先生說：「還是去為上策。」胡鐵釘說：「我跟你。」左奎吩咐備馬，與馬、杜二人吃了飯，諸事已畢，上馬同二班頭、胡鐵釘直奔三河縣來。

天有正午，進了三河縣城，來至衙門以外。二役進去回稟老爺。時刻不久，只聽裡面說：「請！」左青龍帶胡鐵釘進儀門，見大堂之上，並無一人。過了大堂一瞧，嚇了一跳！見彭公官服端坐正中，三班人役分站兩旁，又有李七侯在此，不知是何緣故？左青龍正在狐疑之際，聽得兩旁書役人等呼喝之聲，說：「左青龍帶到！」三班人役說：「跪下！」左奎說：「彭朋，你到任未久，邀請紳士，這樣的傲慢。」彭公說：「你倚仗銀錢勢力，欺壓良善，姦淫婦女，搶擄少婦長女，霸佔房產土地，雞奸幼童，無所不為。今日來到本縣面前，你尚目無官長，咆哮公堂！」

吩咐左右：「叫他給我跪下！」兩旁人役一喊堂威：「跪下！」彭公一一審問左青龍，有分教：勢棍惡霸，從此心驚；純良賢士，得見天日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